

一切都是有缘的。比如说，遇见湖村边。

那日，散步路过一排小店，“湖村边”三个字一闪而过。尽管这只是一家餐馆的招牌，然而儿时的湖村，那座一年四季高高矗立的船峰山，山脚下两旁开满野花的砂石小路，蓝蓝的天空背景下一排高大笔挺的杨树新长出的嫩叶，还有那一缕缕飘过春天阳光气息的山风……这一切就在刹那间，无比清晰地从我的眼前和鼻尖掠过。

湖村，那个美丽的名字，留存着我童年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

当初一群踩着单车上学的少年，飞驰在乡野的砂石路上，笑声滚进一道道青翠的沟坎，滑进一条条清澈的溪流。那一张张圆润的脸庞，一丛丛凌乱的黑发，一套套朴实的打着补丁的衣帽，都被这轻柔的山野的风细细揉搓，吹落的细小山石擦脸而过。

去秘境有不同的路径。但是真正进入秘境的路径只有一个，那就是两棵元宝枫树守卫的地方，才是你心灵也一并抵达的入口。

如果从其他地方穿进秘境，一切都变得没有了神圣和神秘感。去秘境也必须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没有人要求自己，秘境也没有要求这样做，只是从第一次发现秘境，从这两棵枫树天然的门口打开的风景，那是一种秘境对你造访的正式欢迎。

火炬树列队，草坪像平整的地毯，打碗花吹响了号角，众树挺胸收腹，天空突然敞亮，表达着一种热烈而谦卑的致敬。

第一次相逢，好像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并且一见钟情。

我来过多少次秘境？没有人数得清，包括这两棵枫树，还有栎树林、松树林、洋槐树林、枫树林、竹林、桃花树林，一旦与秘境相遇，第一次也仿佛从前来过无数次，像是知己故交老友亲朋。无数次相见又像是第一次遇见，像是心中的梦境，不同的梦境，却是一样的迷恋，心里的爱一直保持着谜一样的神奇和惊讶。

遇到了秘境，从来没有厌倦，只是每次都怀疑，这秘境是否真实存在。走在秘境里，也恍若在童年里，在故乡，在梦里，离开时是那样不舍，生怕离开了再也

许我一帘幽梦（外二章）

邵光智

许我一帘幽梦，在花枝上轻轻抖动，在清晨刚刚睡醒的一枚露珠上闪烁晶莹。

许我一帘幽梦，梦的深处，花团簇拥，前行的路上，芳香渐浓。

许我一帘幽梦，清溪绕竹影，茅舍枕着松涛声声，脚步在蝴蝶翩翩鸟鸣啾啾里轻盈。

许我一帘幽梦，让我抓一把月光作笔，在浩瀚的星空，题写最柔和的心声。

许我一帘幽梦，花前月下，一缕小曲，两杯清茶，与我碰杯的，一定是你，我们的爱在杯中荡漾，与星辉相融。

夜是醒着的

夜是醒着的，等黎明临时，夜悄悄隐退。白天，找不到夜的影子。

夜恪守职责，最多在交接班的时候和黄昏握手。

夜在为白昼积攒力量。夜里的梦才是梦。

我们从不拒绝夜的来临，夜看着我们休养生息，夜接过我们一天的疲惫，无怨无悔。

夜是醒着的，月光是它的幻想曲。

清晨起来，我们会看到露珠，那是夜的

雨声在窗前响个不停，滴滴答答，节奏很快。这雨是从房顶顺势而来，滚过雨棚，然后泼洒在幽深的小径上，或者直接从窗前三三丈高的树上，穿透树叶垂直落地。经过一系列的撞击与合成，雨变成了声音，变成了画廊，变成了洪流，肆无忌惮地在大街小巷东奔西突。

突然就想起了老屋，想起了老屋中的父母。饱经沧桑的老屋，如何经得起风雨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大雨倾盆的时候，年迈的父母，又会起来撑伞吗？

小时候夏夜暴雨，我常常会在梦中被乘虚而入的雨滴惊醒。我蜷缩在床角的当口，会听见父亲脚步声。他喊着我的乳名从隔壁房间进来，在我的蚊帐上撑开一把伞，然后用极其温和的声音对我说：“好好睡，爸妈就在隔壁。”

那时人小，不知经年的泥土墙壁会有倒塌的风险。长大后，我可以想象，面对鞭打的狂风暴雨，那个时候爸妈的心，一定充满着担忧和不安，夹杂着愧疚和无助。一整夜，他们似乎都在絮絮叨叨，那声音断断续续，若有若无，一直在我的梦中回荡。

很多年来，他们省吃俭用，想完成心中的梦想。这个梦想应该由我来完成的，老家很多孩子外出挣钱后，回乡把房子修

遇见湖村边

柯九龙

书包里装着几本课本，还装着整日念念不忘的弹弓、弹珠、纸“鳖”和几本手抄。

数学课上，有几个“大侠”突发奇想，竟爬到了教室布满蛛网杂物的天花板上，模拟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猫叫声，鸟鸣声，老鼠啃噬木板的声音，真是惟妙惟肖。全班同学心知肚明，躲在抽屉底下偷笑不止。钱老师却照样昂着头颅，翻着眼睛，滔滔不绝。

找不回来，像魏晋时期的桃花源，离开了就再没有了通途。还要再一次转身回去再走一遍遍它的小径，穿过它的树林，看过它的水井小屋，捡几根木柴放在篱笆上，坐在菜园里发一会儿呆。

在秘境里，我发现菜园的茶桌边上有一颗松球，是松鼠衔来的，还是风刮来的？不得而知。不过，松球在铺垫茶水的柳树树皮上干干净净的，我面对了很久，好像有种远古的神秘的气息贯穿而来。到底是什么？我并不想去探究，它却有着一种神秘的古老语言，在我心里默诵，却读不出它的原声，找不到它的密码。

我有点相信了读心术，相信了遇到的一切都是机缘。我抚摸着松球，感觉仿佛是一颗心穿过时空而来，来到秘境，走在秘境里的一颗心，安静，干净，有着孩童

的单纯与明净。虽然经过了世间沧桑的历练，而这颗心却一尘不染，从这颗心里，也仿佛照见了自己的心，一种久违的亲与感动。

当我们被世俗裹挟着远离纯真许久的时，秘境的出现仿佛是一道光，开启了幽闭的心门，让人豁然洞明，怦然心动。

秘境里的每一个时刻，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每一个黎明，每一个夜晚，日出日落，北斗七星神秘的指针，春风与寒风，雨雪与闪电，只有这所有的经历都有了心的皈依一样的膜拜，所有的都有了不一样的自然心境的心灵。

你发现了那个灌木丛里小小的桃花源吗？一年一年的落叶，无人涉足，却有着自己守护的秘密。新生的榆树和楮树，还有栎树的小苗，都会在这里悄悄长成参天

如船体。当年姜太公独坐船峰山顶，一网撒三湖，放眼周遭山水，指点蝴蝶、金鸡、莲花，何其智勇！

山，罗列如城；水，交织成网。灵山秀水，最终铸就了墩上人的性格。

当那群少年走出校园，走进社会的大舞台，第一站就是外出务工。从最初在工厂做计件产品、餐馆端盘，去酒店做领班，到后来当上休闲娱乐场所主管，我的那位少年伙伴，带着用奋斗和汗水换来的积蓄回到家乡，架桥修路，搞起物流运输、餐饮旅游，成为家乡致富的领头雁。

走进湖村边，那人，那事，那景，都会让你感到暖暖的乡土情怀。海上天，船峰山茶，罗城文旅，罗城名“锅”……那一群曾经日夜奔走于船峰山下、渚湖姜村、金鸡山脚、童溪许桥的少年，抛掉的是年少轻狂，秉持的是一份厚重的乡土情缘。

秘境探秘

郭宗忠

秘境探秘，秘境的出现仿佛是一道光，开启了幽闭的心门，让人豁然洞明，怦然心动。

秘境里的每一个时刻，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每一个黎明，每一个夜晚，日出日落，北斗七星神秘的指针，春风与寒风，雨雪与闪电，只有这所有的经历都有了心的皈依一样的膜拜，所有的都有了不一样的自然心境的心灵。

你发现了那个灌木丛里小小的桃花源吗？一年一年的落叶，无人涉足，却有着自己守护的秘密。新生的榆树和楮树，还有栎树的小苗，都会在这里悄悄长成参天

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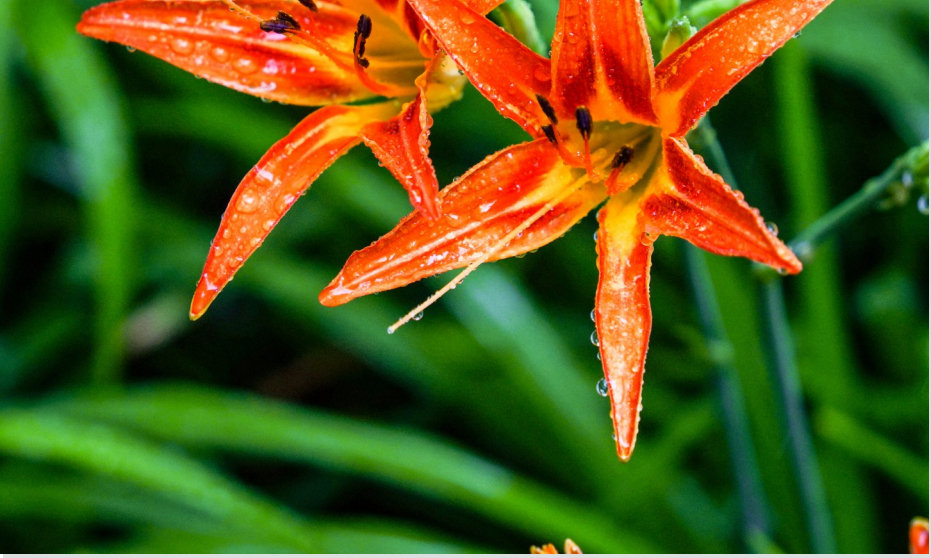
秘境的斜坡上，有一片枫树林。小枫树们不起眼地踽踽独行，多少年，它们在通往秘境之路的路上，一切都不经意地长成了自己，长出了自己的个性。那围拢而来的火炬树，也在分享着美妙的光景。

那些时刻从来都陶醉在自己的风中。鸟儿的叫声，鸟儿的沉默，鸟儿的惊愕不定。这一天，松球里没有散落的松子跳了出来，在菜园里，又会新生一棵松树。

我会是什么呢？在秘境里。这些花与树，这些鸟与风，它们会交头接耳，问这是谁，问这来来回回走在秘境里的人是从哪里来，哪里是他的去处？它们终于发现，除了秘境，他也来去无处。只有面对着那颗松球，他才会安静，像找到了家园，像回到了故里，但抬手敲门时，门却上了锁，没有人再应答。

只有这颗松球啊，面对着，我今天把它挪动了一下位置，这是我存着的密语。我在等着我回来时，这颗球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我好像听到了那是秘境里爱的初衷。

在秘境里，需要探秘吗？一切都是秘密，秘境从来都是用心来面对，用心来解读。不要答案，不要结局。心自在，是秘境之永恒。



九华

萱草花开 潘晓平 摄

雨声在窗前响个不停，滴滴答答，节奏很快。这雨是从房顶顺势而来，滚过雨棚，然后泼洒在幽深的小径上，或者直接从窗前三三丈高的树上，穿透树叶垂直落地。经过一系列的撞击与合成，雨变成了声音，变成了画廊，变成了洪流，肆无忌惮地在大街小巷东奔西突。

雨落伞外

廖天元

滴砸得地面青烟四起，接着一道白色的雨幕拔地而起。

我突然想起晒洒的玉米，把作业本一收，拿起一把扫帚，一头扎进雨里。

那个情景，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就在刹那间，我仿佛跳入了山中的池塘，轻薄的衣衫瞬间湿透。湿透的裤子缠裹着我的双腿，寸步难行。

金灿灿的玉米粒被雨水冲得惨不忍睹，顺着水沟，一路七零八落。我拼命用扫帚想把玉米拢在一堆，然而雨实在大得我睁不开眼。在我无助绝望的时刻，我看到白色的雨幕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是母亲！

母亲一把伞遮过来，然后蹲下来吼我：“你跑出来干什么！干什么？”我吓得发蒙，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那么愤怒，不敢

回答。突然间，我看见她的眼眶滚动着泪珠，声音也变了调：“你晓不晓得，下雨天会堵死人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扬起了右手，我以为她要打我，下意识躲避。没想到母亲，一把搂住我的腰。雨声太大，我听不见她在念叨什么，只看到她的双肩不停地抖动。

那一年，我十岁，第一次领略大雨的威力。那么大的雨，应该没有人听到，雨中传来的哭泣。

多年后，我才知道大雨里是不能行走的。我从母亲愤怒的叫骂声中知道，当雨水密度过大，人很难从雨水缝隙中吸入空气，很容易导致窒息。

我再读《论语》，孔子痛批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

老人家批子路看似不留一点情面，实际对徒儿是多么的忧心。他坚决不赞同那种空手搏虎，赤足过河的鲁莽做法，他欣赏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我再次想起雨中过往，想起父亲半夜给我撑起的晴空和母亲扬起的手。母亲那没落下的巴掌，是不是也表达了我鲁莽无畏的不满和担忧。只是出乎她的意料，她的儿子那么小，就懂得生活的不易。

大树。

秘境的斜坡上，有一片枫树林。小枫树们不起眼地踽踽独行，多少年，它们在通往秘境之路的路上，一切都不经意地长成了自己，长出了自己的个性。那围拢而来的火炬树，也在分享着美妙的光景。

那些时刻从来都陶醉在自己的风中。鸟儿的叫声，鸟儿的沉默，鸟儿的惊愕不定。这一天，松球里没有散落的松子跳了出来，在菜园里，又会新生一棵松树。

我会是什么呢？在秘境里。这些花与树，这些鸟与风，它们会交头接耳，问这是谁，问这来来回回走在秘境里的人是从哪里来，哪里是他的去处？它们终于发现，除了秘境，他也来去无处。只有面对着那颗松球，他才会安静，像找到了家园，像回到了故里，但抬手敲门时，门却上了锁，没有人再应答。

只有这颗松球啊，面对着，我今天把它挪动了一下位置，这是我存着的密语。我在等着我回来时，这颗球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我好像听到了那是秘境里爱的初衷。

在秘境里，需要探秘吗？一切都是秘密，秘境从来都是用心来面对，用心来解读。不要答案，不要结局。心自在，是秘境之永恒。

迟来的遇见或许更美好
我要带上海滩捡拾的贝壳回家
它们精致地见证了的大海之旅
一次了却心愿的长途跋涉
终于在辽阔与苍茫面前放开了眼界
此后的日子
我会不会也像岛礁一样接纳一个个浪头
大海一样胸怀蔚蓝
宽广

静坐在异乡的荷塘边
常常发痴得被露珠打湿想
从荷出水到残荷飘摇
我仿佛望见自己青春的影子
从风华正茂，日渐
走到霜染心灵与耳鬓

静坐在异乡的荷塘边
看从前的红鲤鱼在荷下嬉戏
游来绕去地轻触荷梗，亲亲荷叶
听从前的青蛙咕咚一声跳水
惊起翘着尾巴的蜻蜓
从荷塘，一头扎进村庄的怀里

多少个春尽花残的季节
我独步于异乡荷塘的月下
月光依稀，荷香渐薄
流萤一闪一闪提着灯笼引路
用它微弱的光，仿佛丈量
今生我与故乡的距离

我是一朵莲
顾不上容颜易老
只为孕育白藕子莲
传承一世倾城

我是一朵莲
穿越在唐诗宋词里
平凡升华或的气质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误入藕花深处
惊起一滩鸥鹭

我是一朵莲
顾不上容颜易老
只为孕育白藕子莲
传承一世倾城

我是一朵莲

余炳才

我是一朵莲
历风历雨来到人世
出污泥而不染
把美丽开在山水湖田

我是一朵莲
顾不上容颜易老
只为孕育白藕子莲
传承一世倾城

我是一朵莲
穿越在唐诗宋词里
平凡升华或的气质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误入藕花深处
惊起一滩鸥鹭

盛夏流年（外二首）

胡振国

粗犷的蛙声号子
止息在日子的回声里
它们推动的绿色
已达到了理想的预期

蜻蜓接手了后续的活计
俯身低飞的蜻蜓
驾驭着高温的阳光马车
把田野和玉米地巡视了一遍
然后，静默在荷叶上思索

一局关乎农事的大棋
如何最大限度地盘活值得斟酌
蜻蜓向蝉发出了邀请函
有经验的老牛从河里泡完澡起来
甩一甩水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白鹭翩跹自列席
加入跟进季节的热烈讨论中
荷锄走在田埂的农人
不是头戴草帽，就是戴着斗笠
他们只用行动说话，亮出
胸膛黝黑的名片

我终于看到了大海

每天看海上日出的人
总想着也要看看日落西山
惯于翻山越岭的人
做梦也想扑向大海一试身手

我终于如愿以偿看到了大海
大海也终于欣喜若狂发现了
一片浩瀚的水
涌动着无限的能量
一下子就注入到我的眺望里
响彻的涛声让灵魂也共鸣起来
鸥鸟为我发出心底的欢呼

迟来的遇见或许更美好
我要带上海滩捡拾的贝壳回家
它们精致地见证了的大海之旅
一次了却心愿的长途跋涉
终于在辽阔与苍茫面前放开了眼界
此后的日子
我会不会也像岛礁一样接纳一个个浪头
大海一样胸怀蔚蓝
宽广

静坐在异乡的荷塘边
常常发痴得被露珠打湿想
从荷出水到残荷飘摇
我仿佛望见自己青春的影子
从风华正茂，日渐
走到霜染心灵与耳鬓

静坐在异乡的荷塘边
看从前的红鲤鱼在荷下嬉戏
游来绕去地轻触荷梗，亲亲荷叶
听从前的青蛙咕咚一声跳水
惊起翘着尾巴的蜻蜓
从荷塘，一头扎进村庄的怀里

多少个春尽花残的季节
我独步于异乡荷塘的月下
月光依稀，荷香渐薄
流萤一闪一闪提着灯笼引路
用它微弱的光，仿佛丈量
今生我与故乡的距离

我是一朵莲
顾不上容颜易老
只为孕育白藕子莲
传承一世倾城

我是一朵莲

余炳才

我是一朵莲
历风历雨来到人世
出污泥而不染
把美丽开在山水湖田

我是一朵莲
顾不上容颜易老
只为孕育白藕子莲
传承一世倾城

我是一朵莲
穿越在唐诗宋词里
平凡升华或的气质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误入藕花深处
惊起一滩鸥鹭